

歐北集

甌北初集序

余主庚午京闈得一五經卷才氣超軼兼數人之長場所擬誥詔復極典雅心知爲才士亟取入解額及榜發則陽湖趙君雲松也謁見時布衣徒步英氣逼人目光爛爛如巖下電叩其所學自秦漢以來詩古文源流已皆窺涉津奥遂延課兩兒子余筆墨壇委時間亦屬其草初猶逞跅跳才不就繩檢繼乃益肆力於古嘗見其閱前人集一過輒不復省覛然其中真氣息真境地已無不洞爛底蘊間出一語評騭輒如鐵鑄獲拔之卒無以易也以是所見愈擴亦數日輒獲一進境昔人所云三日刮目殆無以過之已而官中書舍人入直樞要

詔命奏劄援筆立就無不中窾會余歲倚其佽助然君不自以爲能退直之下益沈思旁訊以古作者自期嘗一月中作古文三十餘篇篇各仿一家示余余爲指其派系所自君輒以爲不謬仰相視而笑計自庚午冬客余邸至今七八年其所進有他人數十年功力所不能及者余所閱天下士多矣若其心悟神解舍筏登岸則未有如君之捷且易者也茲裒輯其數年所作詩爲甌北初集乞余弁其簡首昔歐陽公一見蘇子瞻卽許以出一頭地度其時坡公所挾不過如今所傳初發嘉州諸什非有後來奇恣橫絶之觀然已傾倒若是蓋珠光劍氣一見自有不能掩者君以數年卽足勝人數十年

功力英年若發來日方長勿輟其勤勿滿其志吾安能測其所至哉余孱劣豈敢以廬陵自命而君之取益多師累進益上則正未可限他日才益老學益厚萬斛之泉不擇地湧出行將卓然成不朽業如陳後山所云一代蘇長公四海名不已者此集猶特其初發嘉州時也

乾隆二十二年丁丑二月通家生休寧汪由敦撰

甌北集序

吾友趙甌北觀察自黔中解官歸開居奉母以其暇裒輯生平所為詩約二千首將付梓郵寄示余屬為其序嗚呼君可傳者不止此而天下後世苟資其言尙論舍是亦無以相見君少負逸才年二十餘以諸生入京師

聲籍甚旋舉京兆官中書舍人入直樞要進
奏文字多出君手每歲秋扈從出塞戎帳中無几案君
伏地起草頃刻千百言不加點辛巳以第三人及第入
翰林名益爆丙詩文者戶屨恒滿君濡墨伸紙無不滿
其意而去如李衛公行雨手中一滴平地一尺又如左
元放斗酒束脯萬人皆得周足而甕中酒脯自如世咸
以此服君然君濟而不强雖以才爲諸鉅公所欽慕而
杜門一編翛然自遠其於榮利泊如也旣而出守鎭安
調廣州擢貴西道所至絶苞苴勤撫字能不負所學中
間嘗奉
命赴滇在征南幕下參軍事短衣匹馬出入蠻烟瘴雨

中帷幄借籌多所贊畫事竣回任口不言勞及以讞獄
事畢吏議
天子稔君才
特命引見而君以太恭人春秋高乞假歸里修潔白之
養今且五六年不汲汲於仕進統君生平出處蓋庶幾
不愧爲完人此豈僅僅以詩文自表見者哉然君詩則
自出都後且益工蓋天才與厲其所固然而又得江山
戎馬之助以發抒其奇當夫乘軺問俗停鞭覽古興酣
落筆百怪奔集故雄麗奇恣不可逼視雖欲不傳不可
得也余與君相識在甲戌會試風簷中已而同官中書
先後入詞館九衢人海車馬喧闐吾兩人時復破屋一

燈殘更相對都無通塞升沉之想今握別十餘年而大集之序不以他屬而以屬余蓋以酸醎之嗜兩人有同冰焉關河迢阻良晤爲難何日更得剪韭細論開口而一笑也肯乾隆四十二年丁酉二月同年弟鉛山蔣士銓拜撰

甌北集序

晉溫嶠恥居第二流而耘菘觀察獨自居第三人意謂探花辛巳而於詩則推伏余與蔣心餘二人故也夫以耘菘之才之高而謙抑若是疑是讕語不足信今年以甌北集來索序擬之祗心餘數行而他賢不與焉然後知耘菘于余果有偏嗜耶抑其詩别有獨詣之境已不能言他人不能言必假余與心餘代爲之言耶嘻余與心餘之詩之所以然俱不能自言也又烏能言耘菘哉然去春過南昌心餘病握余手諈諉詩序一如耘菘擬卷首一序并撫然後知此二人者交滿海內而孤睨隻覩惟余是好然則余雖衰殆不許其嘿嘿然竟以不言

已也今夫越女之論劍術曰妾非受於人也而忽自有之夫自有之者非人與之天與之也天之所與豈獨越女哉以射與羿奕與秋聰與師曠巧與公輸勇與賁育美與西施宋朝之數人者俱不能自言其所以異於衆也而衆之人方且彎弓鬬棋審音習斤學手搏施朱粉窮日夜追之終不克肖此數人於萬一者何也秪菘之於詩目之所寓即書矣心之所之即錄矣筆舌之所到即奮矣稗史方言魈經鼠序之所載即闌入矣李衞尉之營陣隨處可置也熊宜僚之丸信手可弄也而忽正忽奇忽莊忽非忽沉鷙忽縱逸忽即虛而湛臆忽數典而闕靡讀者游心駭目碌碌然不可見町畦或且規唐

舉宋千力萬氣以與之角卒之駢駢追曰未藉而日已在其前所以然者又何也嗚呼此皆羿與秋師曠公輸賁育西施宋朝之所不能言而惟越女能言之者也余之爲耘菘言者亦止此而已矣或謂耘菘從征滇微官海南黔中得江山助故能以詩豪余謂不然世之行萬里歷險艱者或十倍焉而無加於詩如故也或借耘菘詩雖工不合唐格余尤謂不然夫詩寧有定格哉國風之格不同乎雅頌皐禹之歌不同乎三百篇漢魏六朝之詩不同乎三唐談格者將奚從善乎楊誠齋之言曰格調是空間架鈍根人最易藉口周櫟園之言曰吾非不能爲何李格調以悅世也但多一分格調者必損一

分性情故不為也玩此二公之言益信耘菘之所以長處余不能言耘菘之所以短處余轉能言之此即耘菘之所以謝卻他人而必亟亟焉以詩序見屬之本意也

乾隆五十年乙巳夏五隨園老人袁枚拜序

曩庚辰與耘菘訂交塞山行幄中握手談藝甚歡明年耘菘第三人及第領史職公私事冗不得恒會合比予奉諱南歸別已二紀矣耘菘則從詞垣

特簡為廣西鎮安郡守會大軍征緬甸又奉

命從大將軍果毅阿公出邊及同任調守廣東之廣州府又

擢貴州貴西道觀察歸田以來編刻所為詩約二千篇

奇子序之予雒誦一周其在
朝之作所交之友皆吾友所歷之境皆吾境予語所不
能道者耘菘若代吾道之老病局縮鄉里顧瞻玉堂如
在天上今乃舊遊歷歷影現心目省憶生平欣然以喜
其出塞之作境奇詩益奇皆人耳所未聞目所未覩恍
挾我之尻輪神馬而翱翔乎萬里之外快矣哉鄙吝爲
之頓消而神智爲之頓擴也吁詩之道大矣非才與境
相遭則無以發之耘菘之才俊而雄明秀而沉厚所得
於天者高又佐以學問故言之短長與聲之高下皆宜
略言之不見其促繁言之不見其碎淺言之不見其輕
浮深言之不見其鬱悶當其得意如關河放溜瞬息無

聲又如太阿出匣寒鋩百道茲非其才爲之與而不知
其妙緒獨抽排粗入細正多膩旨妍思溢乎文句之外
而未嘗徒以馳騁爲能事也且耘菘之境則又異甚夫
在廊廟臺閣則有應奉經進頌禱密勿之詩在軍旅封
圻則有贈酬告諭紀述揚厲之詩在山林田野則有言
情咏物閑適光景之詩茲數境者人鮮克兼之若耘菘
既兼之矣承
恩優渥歷中外出處兩得有境以助其才有才以寫
其境而耘菘之詩出焉能不爲近時一大宗哉予胸臆
結約固無奇也投老一壑泥水自蔽日以頹惰爲之曳
殳卻走退舍告避之矣若夫水邊林下扶杖逍遙與耕夫

漁父歌詠太平此予近年所得也而今此境則又爲耘
菘所兼予又何能測耘菘之所至耶乾隆乙巳長夏同
學弟王鳴盛西莊氏拜譔

語有之心之精微口不能言也豈以將易過而境不留
耶君嘗疑之矣自傳之於元相也格調既合工力亦相
埒而其言曰伐石者覩劉迹發矢者聽弦聲兩公之心
力必有恉至微眇而不易以告人者矣歲己卯庚辰間
予與耘菘先生鄰居寄園舊址日夕過從譚蓺癸未春
同校蓺禮闈夜闌君吟嘯聲與諸桐嶼聯句至百韻達
旦相示才氣横溢辟易萬夫比出闈數日耳側猶作砰
訇砯磕聲欲出一二語以擧似之而竟未得間後八年

予視粵東學政而耘菘守廣州辛卯秋遷貴州兵備道將受代未行一日獨與畫師吳水雲買小舟探羅浮華首中處諸勝予時試諸郡畢日坐使廨藥洲上想君詩思盼盼在海天雲石間亦欲於贈行時題記數語又未得遂也今耘菘之詩裒然成帙既登於梓者二十七卷郵寄示予且屬以一言君方掌教邗江之上而予於二千里外披誦前後諸什坐臥不能去宜有以發揮集中之所得矣然旬日以來把卷馳溯如見先生雙眸射人搖郁燃髭於烟月之間而其詩境嵂兀奇岩音在空外昔人評魯公書力透紙背與褚河南書用筆高出紙上寸許者其理正同吾安得執一解以印定之所謂欲着

言詮輙落邊際視往日之匆匆未暇舉似者又不同也它日晤耘菘對案伸紙必有所以相賞者矣乾隆歲次乙巳秋九月既望同學弟大興翁方綱拜書

成詩易成家難成名家易大家難一篇一聯一語之傳流播人口有發篋而視之者澌然盡矣小集中集總集之傳抄撮人手有舁幟而樹之者退然沮矣有如海之才而又深之以學讀萬卷行萬里耳目瞻記之所及心思智計議論之所發皇推倒闢拓惟我所向一編既出使人不名我以家而不得亟名我以家而不得而家於是乎成成於是乎大陽湖趙君耘菘為于舘閣前輩亟呫所至碑易萬夫開渊以來兩更歲甲其間江山之涉

歷風土之揚搉士馬芻糧之詖議與夫量移遷擢諗養
歸栖之迹一一發之於詩因合向所爲詩曰甌北集者
刻成示予而徵序至再予以君有老年不向人求序之
句也又曰松泉少師序之二十九年以前心餘編脩序
之九年之前既傾倒推挹而無可以贊說也姑以其名
集之義測之或曰交阯周駱越秦時曰西甌或曰今珠
厓儋耳古謂之甌人君以領郡兩粵間勞心撫字不忍
忘其地或曰古卜相故事書姓名覆之金甌而探之君
早直機庭嫻內制既入翰林
天子稔其名姓俾守鎮安贊定邊將軍永昌幕府調廣
州擢貴西道故雖以疾告而不敢忘其用或曰唯唯否

否君智計如鴟夷談吐如滑稽其以名集猶之缶鳴甂甀洞而甌北則猶之硯北也甌之材徵諸土候諸火其以為深盌者從方言陳魏宋楚之間謂之題自關而西謂之甂其大者謂之甌也其以為小盆者從方言罃甀謂之盎其小者謂之升甌也甌於缶為大而許叔重專以容升之甌當之猶爾雅甌瓿謂之瓵注瓿甊小甖長沙謂之瓵不知瓿甊固培塿之轉而甌從區區寶四豆豆實四升不得槩以謂小若甂若罌若瓶甀屬缶而亦冶金為之在埴之土惟陶者之所甄在鎔之金惟冶者之所鑄君之為詩各隨乎濃淡奇正短長高下之宜而有以極其致屈步之蟲漫畫之鳥予方內愧而不敢以

報焉然予不能有大家之才之學而心易夫名家讀近時諸家詩如君者不一二數矣茗香酒熱手是編而細論之君其不以予為甌脫而棄之也夫乾隆乙巳六月二十一日館侍南滙吳省欽撰

房師趙耘菘先生刻向者所為詩二十四卷成名曰甌北集於己亥春郵示越三年又益以近藁三卷命德麟事校讐之役竊惟先生生平所歷當其直樞要遊翰林致身清華賡颺盛際以及諗蘐歸棲絜膳之暇歌咏太平其詩之工且多宜也若夫出守兩粵備兵黔中從軍滇徼簿書填委戎馬倥偬而亦不廢詩若寢饋之於人有一日不可離首鳴呼可謂好之篤爲之專矣既三

卒業客有過余而論先生之詩余告之曰先生之詩茂矣美矣廣矣大矣夫其銘鑄訓典翔集子史原本山川極命草木先生之閎也毛嬙西施去之鉛黛名葩異萼助之月露先生之麗也論世知人雕繪萬象依經立義折服五鹿先生之辨也司契因心鍊剛繞指彎弓不發惜墨如金先生之謹也其志廉以潔其辭安以舒其風骨藻耀而高翔其神采猗交而脉注今之作者蓋莫之或及也客曰今之作者何如余曰方今矢詩遂歌雅材輩出人人握靈蛇之珠家家抱荊山之璞然其弊有二一在好奇一在闒靡好奇者索隱行怪往蹇來連如豨膠吻齧鼠嚇鵂則失之愚也闒靡者貧言餖飣假寵乞

靈樹蔚不芳刻木無氣則失之僞也先生之詩有一於是哉客曰予得毋獻諛師門乎夫連城之璧或指微瑕千里之駒亦聞蹶足甌北之詩傳則必傳矣而亦不無可議者乎何揚榷之甚也余請其說客曰甌北之詩好見才余曰韶濩之樂不以孤籟成均富貴之花不以單尉耀采先生非好爲馳騁也博乎文而已客曰甌北之詩好論駁余曰孟子之言盡信書不如無書莊生之論以指喻不若非指先生非好爲攻擊也主乎理而已客曰甌北之詩好詼笑余曰左氏作傳不盡莊言東方載牘善於諧謔先生非好爲嘲弄也涉乎趣而已客曰是則然矣然甌北之詩雖沿溯乎漢魏六朝三唐而其得

力則似專在宋人焉余曰若子之言是眞非能知先生
者夫詩本性情不尙流派學宋人詩者大率多纖縟滑
利之習麤厲噍殺之音其於三百篇溫柔敦厚之旨或
遠焉今先生之詩其在于試取而讀之館閣褚什非
阿之矢音乎軍旅諸什非新田之起典乎貴西諸什
四牡之懷歸乎歸田諸什非衡門之樂饑乎至於風百
以思君子伐木以求友嚶鳴和以納規誨原本三百篇
出其和平大雅於羣音繁會之日不斤斤求合古人而
自無不合且有超古人之意表者何必漢魏六朝三唐
又何必不漢魏六朝三唐也客始不能對逡巡辟席曰
微子之言無以開鄙人之惑某雖不敏願終身而事之

客旣退敬書所論列者跋於先生集之後乾隆五十年

歲在乙巳秋八月既望受業祝德麟謹序

甌北集序

昔嚴滄浪之論詩謂詩有別材非關乎學詩有別趣匪關乎理而秀水朱氏譏之云詩篇雖小技其源本經史必也萬卷儲始足供驅使二家之論幾於枘鑿不相入予謂皆知其一而未知其二者也滄浪比詩於禪沾沾於流派較其異同詩家門戶之爭實啓於此究其所謂別材別趣者只是依牆傍壁初非眞性情所寓而轉蹈於空疎不學之習一篇一聯時復斐然及取其全集讀之則索然盡矣秀水謂詩必原本經史固合於子美讀書萬卷下筆有神之旨然使無眞材眞趣以驅使之則藻采雖繁臭味不屬又何以解祭魚點鬼疥駱駝掉書

裘之詡乎夫惟有絶人之才有過人之趣有兼人之學乃能奄有古人之長而不襲古人之貌然後可以卓然自成爲一大家今於耘菘先生見之矣耘菘天才超特於書無所不窺而尤好吟詠蚤年登薇垣直樞禁游翰苑應制賡和頃刻數千言

當宁已有才子之目及乎出守邊郡從軍滇徼觀察黔西簿書塡委目不暇給而所作益奇而工歸田十數年模山範水感舊懷人之詞又口出而未有艾也最耘菘所涉之境凡三變而每涉一境卽有一境之詩以副之如化工之賦艸木千名萬狀雖寒暑異候南北殊方枝葉無一相背要無一枝一葉不栩栩然含生趣者此所

以非漢魏非齊梁非唐非宋而獨成爲耘菘之詩也或者以耘菘老於文學在京朝循資平進即可升秩槐棘且在方面有循良聲不久當膺開府之寄乃退而以詩自名疑若未展所抱者予謂古人論三不朽以立言居立功之次然功之立必憑藉乎外來之富貴無所藉而自立者德之外唯言耳姚宋郭李諸公非身都將相則一田舍翁耳吾未見言之次於功也書有一卷傳亦抵公卿貴耘菘嘗自道之矣知難而退從吾所好耘菘蓋自信其材其趣其學之足傳而不欲兼取以托於老氏之知止焉耳試質之耘菘其以吾言爲然乎否

乾隆庚戌四月既望同年弟嘉定錢大昕序

隴北集目錄

卷五十

詩一百零六首

續增詩集三卷

甌北集目錄終

甌北集卷一 起丙寅至戊辰

陽湖　趙翼　雲崧

古詩二十首

人日住在天但知住在地天者積氣成離地便是氣氣在斯天在豈有高下與蒼蒼非正色仰望謂天際試乘高視下亦復濛濛翠乃知地與天相隔不寸計人生足以上即天所涵被譬如魚在水何處非水味世惟視天遠所以肆無忌

五色石補天幻語滋世惑豈知語非幻理可推而得五金在石中遂古人莫識女媧辨物性煉之以火德其色恰有五青黃赤白黑制器既必需生財亦不測用濟天

缺陷功在彌縫隙是謂石補天非天有破裂

先聖治天下因俗制典禮其有未盡善原弗禁改毀即如祭用尸雖云求諸似祖父拜兒孫究未協於理井田各百畝養民意本美安能禁人間一父只一子俗儒識拘墟硜硜守故紙或言古制非攻者輒蠭起豈知窮變通聖人罔云爾是古而非今一步不可履爲語督兩生勿膠成見鄙

仙者長不死元會爲冬春安期羨門輩宜其至今存何以五代來但聞呂洞賓從前度世者無復示現因豈非佺喬流世遠亦就湮多活數百年終歸隨劫塵惟有古賢傑身去留其神或文采昳發或爽烈炳麟照耀人耳

月千載猶鮮新與天地同朽此乃真仙人

陋巷有一士旬夕露禱天天神憫其誠來問所欲言士也叩頭語所願殊戔戔不求拾青紫不求擁金錢但期衣食足了無塵事牽羈則茅簷曝夕則布被眠泛舟水之涯倚杖山之巔天神忽大笑此樂惟真仙青紫或可覬金錢亦可權獨餘清閒福上界所最慳世界有此樂吾亦來世間

謂性有可移橘過淮則枳謂性有不變鷹縛縧亦喜聖言性相近其說渾渾爾孟氏救世深特標性善旨眼白識王敦面青識盧杞一見定其人終身弗改徙藉非有性惡何以驗若此後儒強為詮分別氣與理既名之曰

性理早淪氣裹含氣而言理又一重障矣

范蠡既霸越一舸從澤中手挾西施去同泛煙濛濛人謂謀身智吾謂謀國忠惟恐浣紗人又入越王宮荒醼再釀亂覆轍蹈而東所以絕禍水脂粉一掃空賢士既致君更慮鮮克終徒以迹等論猶未測其衷

衰世尚名義作事多矯激郭巨貧養母懼兒分母食何妨委路旁而必活埋焉伯道避賊奔棄子存兒息何妨聽其走或死或逃匿而乃縛之樹必使戕於賊事太不近情先絕秉彝德獲金豈冥報之嗣實陰殛君子依乎中孝友有定則

武侯事先主身任帷幄籌草草隆中對後來語皆酬如

何一着棋忘邦援荆州有助于忠肅再造功誠優鼎泰七八年軍國皆其謀如何易太子不聞諫疏留千古兩偉人駿烈無與侔千古兩疑竇未免滋瑕尤當時或有故事往難推求九原不可作望古長悠悠

長統樂志論潘岳閒居賦抗懷托高尙千載令人慕吾觀仲公理州郡辟不赴及舉尙書郎初不問書叢遂忝曹瞞軍入幕腹心布濯水追涼風此樂竟兆顧安仁木輕躁勢利趨若鶩板輿奉母遊矯語甘淡素望塵拜賈謐抑何工謟附乾沒不知足翻貽老親懽乃知曠達言大抵十九寓一朝見可欲鮮不失故步徒以言取人動爲古人誤

六朝前祠廟多祀城陽王蔣侯加帝稱享之如明堂其次項羽神卞山赫丞嘗後來時代改氣焰皆消亡乃有關壯繆威靈久始彰雕繢崇像設面赤長髯耆婦孺盡膜拜血食徧八荒惟公秉忠義烱與日月光然古烈丈夫屈指難具詳彼皆就湮沒此獨垂無疆鬼神亦聽運何況人行藏

有唐裴行儉論士先器識謂四傑雖才浮薄宜擯抑乃其所賞拔亦未見英特薦一蘇摸稜庸庸但伴食而所擯抑中駱丞起吏職草檄斥武曌發憤佐討賊舉事雖不成慷慨見骨力糜身赴忠義此豈浮薄列是知鑒早謬目已迷白黑不辨品邪正但卜遐邇繫斯亦肉眼耳

眞士何由得

嚴光與李泌皆共帝王臥一則去不返一則起相佐渚

論高蹈風子陵固不挫豈知衣白人相業亦甚播逝護

太子危遠豺吐蕃禍繄繄副名貫力有回天大使皆托

鴻冥國家事誰作公獨爲其難豈厭辯數餓則首披裘

翁蒼山但晏坐區區一釣竿寧勝芋半个

梅花最高格孳仰絕世姿離騷擷衆芳無一語及之西

竒　　艷色天下奇堪笑浣花老亦弗留一詩乃知

卓犖人胸次故不羈吟咏出興會萬物供驅馳與會偶

不屬目固弗見眉豈比雕繪家掇拾靡有遺

元勳郭崇韜自詭汾陽後西征拜其墓涕泣奠卮酒方

托華冑榮旁觀早掩口樞使狄漢臣起家弓箭手或贈
梁公像郤之弗敢有吾豈名卿孫而遑猶未朽兩人皆
不學人品於焉剖謙退彌覺高攀附益增醜此處關才
識識陋事必奇所以平蜀師元戎丧厥首武襄終自全

弭鏃角生狗

歐九不讀書乃修唐表志子京溢於文偏任作傳記巨
手如二公猶嫌易位置何况羣材紛各欲及鋒試及其
應世用動輒遭所排鬼頭續鵠頸牛鼻穿馬轡用必當
其才古來無此事

伯時擅丹青神到秋毫顛豈和愛遺筆幅値數百千甚
或持獻者布衣輒得官使其作畫時矜重索價懸甚特

蟣材求輦金當如山龍眠乃長嘯供養資雲烟惟得數
君子詩文十餘篇由來藝事妙正以人品傳設令有市
心畫已不值錢
古來作史記一家私著錄但求文之工好逞臆見獨是
非或多謬往往得禍酷邱明以瞽廢馬遷以腐辱班椽
繫縲絏中郎困牢獄陳壽旣被放蔚宗亦就戮魏收剖
及屍崔浩誅及族由其獲報顯可知用筆曲後來屬官
書編纂自朝局成之非一手屬之有衆目記載較可憑
畧少冤鬼哭是以撰述家多保名位祿卻嫌文又劣難
繼古人躅金元太缺畧宋又太繁複
文人逞才氣往往好論兵及平事權屬鮮見成功名古

來稱儒將惟有一孔明寥寥千載後庶幾王文成此外白面徒漫詡韜畧精河橋二十萬惜哉陸士衡深源令僕才身名喪北征房琯陳濤斜車戰旋摧崩忠如張魏國五路敗當平由來非所習奴織婢學耕如何紙上談輙欲見施行君看雲臺上何曾有書生

世傳房次律前身永禪師樂全未了經再生寫成之其說主輪廻其理或不欺人秉生氣生氣散則滅澌既散豈復聚還又爲生機譬如花落後明年開故枝寧必舊花魂來作新花姿佛家論往生冥報貽若蓍可以寓懲勸世教固有資細推陰陽故幽渺終可疑所以季路問聖亦言不知

東坡洗硯池歌

吾郡顧塘橋蔣氏宅有石池一形似槽長三尺許深半之相傳爲東坡洗硯池按公生平居常者再元豐八年春被命許歸陽羨遂居常州未幾赴登州任其所居今不可攷建中靖國元年自嶺外歸五月至眞州病暴下復止於常據方嶽深雪偶談述公是時先卜居陽羨已用五百緡買宅矣夜與邵民瞻步月聞老嫗哭聲詢知以將徙宅故卽公所買宅也遂焚劵不索其值至毘陵借顧塘橋孫氏宅寓焉是歲七月卽歿於寓所然則顧塘橋宅乃公晚歲所居此池亦

即養疾一二月中所用也今蔣氏宅相傳即當日孫氏故址池幸無恙名賢遺跡良可寶也爰作歌記之

是誰斲取銅官石飭角四周腹深尺傳是東坡洗硯池一斛清泉浸柴碧公昔投老居常州顧塘橋側孫氏樓翩然乘雲倏仙去手澤惟此一器留讀公集硯可數御䲔硯玉𪗋龍尾硯孔毅甫丹石硯唐林父更有石鐙銅雀古瓦或形似瓢𢿢或狀如斧是皆公所銘而公非硯主諒未洗向池中槃花舞公之硯為咮工許硯乞從孫莘老洮硯貽自黃涪翁沙湖所獲文有呂定國所贈字作風以及紗縠行中掘地得魚膚淺碧非人功類

皆聲銅色寒鐵不比青州石末兼緜紅未知何者擕向此池洗至今硯去池已空我思當日瓊游歸來托無地遂次冀州已下痢贖廉聊復發洩狀豈復能作文字戲得非嶺外日久苦筆墨無取煤幾致茅屋爐握管直似驢蹬搖一朝北還復得諸葛散卓毫常和劑脊膠不覺見獵心喜技癢不可撥想當臨池手自滌殘墨解衣磅礴氣尙豪光浮金星銀星燦波映鴝眼鸜眼嬌餘瀋續紛灑作雨疑有潛虬下噴黑浪高噫嘻乎身行萬里半天下晚就吾鄉來羽化遺此石池泚不瀉似與此邦之人獨結翰墨緣風雅千年相枕藉雖輸定州雪浪質已過壺中九華價莫同岐陽石鼓作柱礎好共艮輿碑亭

覆深履

梅花詩

芳信誰吹暖律微一枝開獨破寒威香生紙帳春何處人在山齋雪正飛生面素娥清入畵前身高士白爲衣東風動我巡簷興起踏空庭趁曉霏

冰霜滿野怯憑欄忽露陽和一點看似有力能回造化未妨身不出寒酸不知驛使將誰寄尙笑騷人未及餐莫以早開嗔蝶進要他領袖百花端

生是乎尼不染身亭亭獨秀了無鄰好同姑射稱仙子曾到羅浮化美人瘦影當窗高在格素粧臨水淡傳神笑他何物林逋老唐突西施要結親

世眼空懸色界邊誰知冷蘂別成妍衆芳皆後眞香剩
同調無多只水仙踏東來爭比纖滑忍寒相對藉留攀
着花老樹嫣然處箇箇是人間枯木禪
江南江北枉相思何處探春見一枝古寺月明僧定夜
空林雪滿鶴歸時偶愁冢句人難寫可惜尋芳蝶未知
近被俗流爭托附又嫌無地寄幽姿
漫誇柳雪與梨雲比較孤芳品已分一到歲寒誰伴我
每逢月落便思君丹青手筆難描影鐵石心腸許作文
剩欲訂爲交耐久江城僧好數相聞

舟夜

扁舟夜泛滿湖東一片淸秋月滿空映水橋圓雙破鏡

側風帆拘半開弓鷹更欲與蒹葭白蟹信將催穲稏紅
貪聽吳歌忘坐久滿身衣濕露濛濛

杭丈應龍先君子執友也以余久廢舉業令兩郎

君杏川白峯邀爲文會詩以誌感

疎狂久作子光嘲砥鏃懈叨古誼深東郭履甘貧士跡

西華帔累故交心纔綠新課同功繭操縵重調舊譜琴

便合窮經風幔底敢同漢上但題襟

與杏川白峯廷宣震峯踏春醉歌

東風吹來歘於緗黃鶯嬎人不得眠相邀勝侶踏青去

平蕪彌望春如烟化工何許萬針線一夜黼黼山川

是時夭桃蘂方綻欲放未放含紅嫣枝間已有嫩蝴蝶

與我彩衲同翩翩人生難得少年暇暇矣又少良朋聯
今朝得閒又得友況遇風月清而妍此是天私我非樂
忍能局促守一編典衣沽酒藉草飲高歌金石聲淵淵
狂名一日里中徧措大必帶三分顛歸來書窗月已出
掀髯而笑稱散仙米石錦袍黃樓笛此樂動論數百年

江陰登君山作

春申遺跡渺難攀覽古蒼茫上碧巒小邑萬人爭館宇時學使按臨多士雲集近游百里得江山市喧魚蟹乘潮上風急帆檣
擊浪還欲擬洞庭湘瑟句數峯青入暮雲間

題閻典史祠

傳芭伐鼓封羊豕前代孤臣今代祀不響枯骨　國法

寬不忘忠魂民意美是時　王師下金陵大江以南望
風迎小朝廷已被俘去爲誰保此彈丸城國亡援絕獨
拒守作計雖謬心則貞姓名已入點鬼簿滿城皆鬼作
鬼兵以鬼易人一當一人則怕死鬼怕生梯衝環攻百
道禦積屍高與雉堞平縛芻爲人夜取箭縋絙出卒霧
斫營軍久絕糧鼴鼠掘士不解甲蟣蝨生相持八十有
一日一日中有千輸贏君山礮聲沸江水鐵騎平明滿
街市短兵巷戰血尺深袒背一呼仆者起力盡俱甘駢
首戮至今白骨塡荆杞嗚呼明季雖多殉節臣乙酉之
變殊少人將帥降旛豎壘公卿款表先趨塵高門王
謝獻城亟盛名東山拜路頻何哉節烈奇男子乃出區

匾一典史

紅梅

等是冰霜骨偏看着色殊高人多倚醉仙女亦施朱伴
鶴迷丹頂先鸞試絳趺天桃休使附終遜一分臞

題史巽長明經天尺軒

翠柏深垂似柳絲書堂籤軸許吟披虛欞高士南州榻
豈有才人北郭詩翦韭春盤三雅酒挑鐙夜雨一枰棋
他年細數鴻泥跡應最難忘是此時

呈家謙光教授

臞骨長身一鶴如典型猶見古風餘兩齋弟子胡安定
三策賢良董仲舒先生曾上萬言書款戶屢聲人問字隔簾經義

婢傳書師資幸得依宗老請業何辭月滿除

步郎落偶成

六枳編新籬一亭臨古渡但聞桂花香不見桂花樹

青山莊歌

毘陵城北皆平地何許林巒疊層翠路人說是青山莊門帖新題官賣字我來出郭偶經行欸戶曾無主出迎繡闥雕甍空尙在殘山剩水不勝情頭白園丁老扶病爲余縷述資談柄閻是前朝貴介爲依稀記得延陵姓後屬安昌相國孫廿年行樂尤繁盛相國勳名在廟廊淸貧求有午橋莊令孫繼起爲方伯分陝曾栽召伯棠罷官歸徙常州住百畝林扃供散步入門便隨舊規模

大笑前人太褻瀆已編錢埒買堂成捺倒金籠將地布
不覺松杉也改觀何曾臺榭還如故欄垣甃興杻編籬
砥室築臨花夾路十彫馳毯闘作場百牛拖石排依樹
粉本溪山似幛懸壁衣簾涮皆紗護一重一掩景廻環
某水某邱逢錯互倚杖疑探渠黽幽泛舟訝入桃源誤
勝賞經年興不殘四時花鳥暢游觀清宵警露鳴仙鶴
浩態嬌春豔牡丹西府海棠移釦砌上林盧橘植雕闌
跳波魚婢能知樂挂檻鸚哥解勸餐園林成後教歌舞
子弟兩班工按譜法曲猶傳菊部箏新腔催打花奴鼓
反腰貼地骨玲瓏擎掌迎風」嫋嫋阿誰棋墅伴壺觴
綈几羅幮樂未央幸舍眞朋珠履貴便房姬妾翠鈿香

傾城妓入籠鸞館褭路官登射鴨堂熱客倚冰終日計
乞兒向火一羣忙主人自顧矜豪放揮霍不將錢簏璧
博局籌償舊折錢纏頭錦出新花樣茶經蟹眼碎旗槍
食品猩脣調醯醬蠟淚成堆更爇膏酒瓶卧壁仍傾釀
笙歌酬倚賞花亭鐙火醉歸邀月舫自製當筵上壽詞
青山與我長無恙豈知巵漏比泉流猶頼滑懷折閱憂
已失又思求塞馬未蹊輒欲奪田牛豪名本足招人妒
禍事真成與鬼謀張樂正期投轄飲叩門忽報檻車收
塡尸圜土悲黃犬回首歡場付爽鳩春夢一場那可再
祇今惟有青山在青山也要屬他人官價三千聽人貸
猶憶倉皇對簿遲攤懸複襆寄錙銖委地圖籤爭剔玉

隨身衣履敢留留珠翻教百口求春賃那有千金賄獄輸
籍到平泉花木簿林扉亦似淚模糊平生枉使錢如水
此日人情薄於紙有誰廣柳路旁迎並少縁珠樓下死
老僕如今也入官仍充閽戶守荒寒飢窮全仗遊園客
給一文錢一度看往日臨門粱肉厭近時失路斗升難
我聞此語心悵觸信有興衰如轉轂重向林巒曲折尋
繁華彷彿留人目垂楊影裏釣堪垂秋樹根邊書可讀
愛山我乏買山貲有山渠少看山福空餘別廟祀花神
自塑泥身古巖谷畫寢香消落燕泥空堂氣冷飛蝙蝠
平津虒𨽻古會悲華屋山邱今莫哭梓澤風流昔未經
踏春偶到訪池亭無端一段園丁話說到傷心不忍聽

日暮歸途同楚處夕陽猶照晚山青

戲贈性海上人

小茅庵底酌香醪詞客詩僧兩老饕偏袒右肩獅獨吼堅持左手蟹雙螯參寥戒為狂來破蘇晉禪須醉後逃灌頂醍醐原佛諦未妨世眼笑酕醄

十不全歌

世間萬事無不有奇形乃見支離叟眼無縫顯有經胸怒蛙頸瘦狗足一腿手半肘倮然一身叢百醜市頭坐乞錢人呼十不全天生是使獨彼亦不知所以然我識山海經人生初本無定形或蛇身牛首或三嚼獨肱臍為口無舌乳為目無睛天公見之不好看逐件端相細

改換臂如塑佛欲成滿月面鼻大減幾分口小拆幾線
自從鑄就人樣子化工能事始畢矣聽他夫妻父子依
樣畫葫蘆大概不出範圍裏何哉爾獨缺不完縮長山
短雙必單得非女媧搏土來定稿千年拋落荒山道爾
托生時不暇擇貧之出胎太草草獨眼龍稱豪英形鼻
馬爲公卿聽兒一淚亦大貴鑿齒半人且得名爾則手
不能持足不能行同在覆載內天柱地棓過此生憶蟣
乎謂出自天意生之胡令痼疾廢謂是惡所招受形時
豈即召戾將無輪回果報信有之今生若是前生致不
覺對之爲悲淚願天生好人願人行好事

　　苦雨

事有不如意韶華夢裏過一春晴日少三月落花多空擬乘吳榜誰能挽魯戈逃山亦合悶煙際壁修峨

漸齋同杏川諸人散步

積雨江村綠漸稠喜逢齋景豁吟眸春留紅藥拖殘尾雲放青山出一頭聲在樹間禽姓杜香尋花底蝶爲周郵翁莫笑貪兒戲我是人間馬少游

五牧鎮爲宋將尹玉戰死處

五牧塘邊路經過再夕陽一軍忠義鬼兩岸戰爭場地尚多遺鏃祠今有與觴當年運河水想見血如湯

題黃丈季游梅花小照

誓作寒交月作鄰水邊疎影本前身始知畫手傳神好

只今

獨山拔地起邱壑巖幽偏骨立通身石腰藏一眼泉離家無十里結屋有三椽五岳茲遊始題詩紀歲年僧寮留一宿萬象沉寥中夜色高樓月秋聲落木風身臨白雲廻心與碧天空安得辭塵鞅來營一畝宮

陽湖晚歸

布帆輕漾晚風微回首陽山正落暉鷺點碧天飛白字樹披紅葉賜緋衣詩情澄水空無滓心事閒雲澹不飛最喜漁歌聲欸乃扣舷一路送人歸

黃天蕩懷古

打岸狂濤捲白銀似聞桴鼓震江津歸師獨過當強寇
兵氣能揚到婦人有火誰教戎箭射無風何意海舟淪
建炎第一功終屬太息西湖竟角巾
航海先傳警蹕趨孤臣猶自矢捐軀小朝氣象偏安局
半壁江山百戰圖龍廟尚傳舟似馬鵜河終恨幕啼烏
韋安不作崖山覆容易諸公赤手扶

題明太祖陵

鍾山陵寢鬱嵯峨四海當年一奮戈朱祖應慚燕地少
漢高猶覺泗亭多金鳧氣冷消沉雨石馬年深臥綠莎
何代不留興廢慨英風要自耿難磨
戡亂兼能致治平規模宏遠照寰瀛身從乞食艱俱識

目不知書學自成養士來流猶氣節親儒初運已文明

始知三百年天下盡是[illegible]天一手擎

定鼎金陵控制遥宅中方軌集輪鏕千秋形勝從三國

一樣江山陋六朝燕啄皇孫傳豈誤（謂靖[illegible][illegible]）狗烹諸將亂終

消運移怜稱懷宗烈多事辱王此續貂

聖代深仁到九幽玉魚金盌護林邱有人周陛班三恪

無恙唐陵土一抔猶見丹青藏寢廟（明祖御容尚在廟中）豈聞樵牧

及松楸居民共說春秋節每見祠官祀典修

太平寺修塔歌

太平古寺擅名蹟貫河清濟昔所稱（舊有郡人徐友書清濟貫河一筆縈繞數十丈傳為名蹟）

年深猝楷髒半截禿髊頂似頭陀僧是何住持起太息

修復弗顧力弗勝手書齋疏榜衢市募布地金恐不膺
初以福利聳人聽謂文筆峯宜峻嶒旋設木閣釘足坐
欲使觀者悲憫增慘同割肉飼飛鳥剜甚鉤體然明燈
未幾錢帛果泉涌庀材從日工作興百艘運甓塞廣路
千夫聳木拖長絙扐人梓人畢趨役邪許聲應鼛鼓鼛
屹然遂見刹竿孤擎天柱地高於陵丹碧晃耀欲怖鴿
堁壂潔滑雞鶒蠅雲浮采棟漏寶網風語鐸鈴搖金繩
欄楯鉤連梯詰曲拾級可以階而升羊角盤旋一千尺
螺殼宛轉六七層落成鐘魚集海會經聲佛號香霧騰
遊人屐齒日幾折我亦買躡試一登百里川原景緯纏
滿城煙火氣鬱蒸疑峯飛來平地卓化城現出當空凌

胃然深歎營造積豈佛力大實式憑禪家妙諦在虛寂
一切色相不滯凝七寶莊嚴哈言耳空花無果泡豈冰
徒以土木作佛事此乃已入最下乘吾特取其護法意
浮圖合尖獨力臂龜毛兎角若結構紙皮錐骨堅擔承
嗚呼佛門中人有如此　　無人能

題顧氏水榭

方塘十畝好漣漪卿作先生洗硯池墻外桃飛雲片片
簾前柳織雨絲絲竹須問主看非易魚不爲貧樂可知
差喜地幽堪結夏摩挲便腹日哦詩

一飯

何許憐才意苛甜摘露爽殊如分瀨女食豈乞歌姬跡

敢疑求壯情逾烹伏雌賤貧身易感一飯報何時

遊惠山

曉緣梁溪行波滑一枝櫓忽聞溪流聲知是夜來雨舍舟入林麓嵐色蒼天宇空翠霏濛濛孤煙起縷縷葉落風自掃山缺雲或補言尋漪瀾堂寒碧見太古却訝尺許深汲綆萬人取始信一眼泉中涵潏滿腹乳臨流濯水觀甜髮剛可數翻嫌塵網身到此成傖楚日斜歸路催勝遊歎莽蒼回首蒼山巔新月上高樹

秦園

看竹何須主林扃曲折通人行山翠裏秋在水聲中邱壑因天巧松杉有古風我無貲可贖敢問爾家東

冬夜布被爲偷兒所竊歎

歲事逼人暮不歸荒邨燈火猶鳴機到家欲睡忽失被偷兒已去月在幃起看書篋亦狼籍破硯未碎紙亂飛此中那得有長物知汝應笑所願違可憐布衾冷於鐵補綻已似百衲衣明朝還擬入質庫不敢禦寒聊救飢忽然胠篋捲而去晨炊何以供親闈貴耋半抵苦無慈手自藏護謹掩扉夜闌無人三歎息不謂黠偷尚遭竊恃陋不備吾誠疎悍肥不暇汝亦亟忽寒翻自笑多貲爲有青氈盜乃窺今朝一絲真不掛好作袁安臥雪奇

甌北集卷一終

甌北集卷二 起己巳正壬申秋

陽湖 趙翼 耘崧

將入都畱別杳川白峯諸同人

丱角交遊忽各天河梁攜手倍情牽春來南浦銷魂地人在東風送別船此去誰招徐穉榻臨分重鼓伯牙絃祗應旅館相思夜酒醒燈殘一泫然

北行

東風吹客上扁舟千里鄉程聽棹謳我欲賣文難養母人言投筆好封侯身如蕭寺初行脚世有歐門或出頭慚愧古人躬負米不曾輕作遠方游

昔賢出其濟時功自顧何人也熱中世有我如滄海粟

身爲客聽布帆風畫師丹粉知誰賞村女梳粧恐未工
漫擬買琴輕一碎本無才可勸羣公

鐵甕城邊漲沒隄長年戒欖候潮雞愧無書畫扁舟與
來與江山健筆題鵬自南迴人亦北水流東去我偏西
書生命賤風濤慣敢望江神戢浪低

天涯飄蕩與誰親幸有辭鄉共夕晨折柳亭邊千里路
運糧船上一家人黔驢技恐徒貽笑冀馬羣原有識真
特是孤兒須努力衰宗門戶久難振時族孫敷廷同行

至揚州附一貴人舟柁樓意當遂行也孰知其酬
應冗沓累日不發詩以遣悶

看竹何須問主翁一帆聊欲借東風豈知附尾蠅貪捷

怜渠纖腰鶴未豐柔櫓靜依春水淼高桅閒挂夕陽紅
平山堂下鶯花路贏得清遊遺客窮
衮衮錢刀攤買剅千卿甚事也奔趨何當班列披香署
翻自身同逐臭夫名紙茜紅書大字軒車山碧蕩流蘇
有人冷眼從旁看不禁攢眉倒一壺

揚州雜詠 附州不發株守河干閒徵故事以消永日

東閣梅

東閣官梅誰所植少日曾吟去爛熳乞官重爲一花來
古來無此癡典極開筵召客醉其下大爲梅花增氣色
從此幽芳品格高不待廣平賦雕刻挑笑逋翁老無賴
欲聘作妻伴頭白花如有知未必從爲與何郎早相識

闍黎鐘

飢來趁食伊蒲供寺僧稱打飯後鐘一朝擁節鎮茲地
舊題已用碧紗籠作詩不覺鳴得意想見顧盼氣自雄
區區腐鼠豈足嚇丈夫未遇固有窮六印歸來詫妻嫂
蘇秦此處眞凡庸我笑明數亦未免陋識毋乃闍黎同

街卒報

奇章幕下狂牧之夜夜出擁青樓姬幕府主人若不知
但遣街卒潛護持一朝徵拜右拾遺別筵勸酒微寓規
客猶諱匿敢面欺從容袖出街卒詞幅幅系有月日時
俱報書記無禍危乃知愛士有如此不覺感愧涕滿頤

廣陵妖

空中劍響神兵戰血灑庭階亂如箭齋居從此事邪鬼
部曲舊人皆不見少年才氣何英發西蜀南交兩定變
胡爲老去忽喪心擁兵不救帝下殿臣節旣改權亦移
軍府讒歸妖禍婦可憐塗炭廣陵城犬肉價高人肉賤

朱瑾墓

臣作參軍主君鶴主著鶴衣被臣扶誰何健者怒不平
拔劍斬之去主避手提一顆血髑髏我爲嗣君殺此賊
橫呼四顧莫有應自刎無煩縛虎急功雖不成氣則雄
至今猶覺憤填臆聽此恠當時墓上土能使瘧鬼遙伏匿

金帶圍

揚州芍藥天下稀忽灼四朶金帶圍幕府讌賞數不足

并邀過客停驂騑後來四公皆入相競傳花瑞先示機我思荆舒禍天下名花豈爲增芳菲然則非瑞乃妖耳鵲聲同此消息微韓公自有曉香甯與鬬俗艷垂光輝

平山堂

平山堂成大讌客夜折荷花邵伯驛騎來一客問一花人面花姿互光澤命妓傳花趣侑觴花當落處觥浮白一時佳話遂千古風流太守文章伯後來流寓葉石林俯仰山光已陳迹名人韻事妥可常但有千个琅玕碧

梨花槍

養虎忠成在腋肘恩府恩堂驕悍久一朝南下稱柴糧欲取揚州作淵藪蚰蜒梨已築長圍豈意書生韓督守

開門笑出便迎擊剷賊俄驚被創走萬槊鋒前馬旋濘
不知中已殪酋首挑笑一枝槊才槍三十年來無敵手

李制置

制置淮東作屏障被圍日久氣益壯臨安已陷降表發
猶據孤城與敵抗惜哉四萬奔潰兵力戰難遮帝北向
或傳有客來說降飛檄急徵文丞相兩賢豈有相阨理
各自効忠不知狀沉淵未死終伏刀巳先棄市歸天上

康山

獄中故人呼群偷對山救我出羅網不惜輕身謁貴璫
可憐名已挂淵藪一刎蹉跌遂淪棄聊托俳優寄慨慷
南來邦水演歌伶自擬琵琶淵中醒彈出中山狼故

美人也豈劍肩聽至今一片賸山石絕似滄浪子美亭

草衣道人

修蛾皓齒嬋娟子小時流落平康里一朝蟬蛻謝紅塵
自把草衣換羅綺五乳峯前叅慈師歸來禪悟澄於水
輕橈柔櫓一扁舟名花異書載兩頭時拂幺絃弄明月
或得佳句吟清秋君看蓮出綠波底豈有淤泥一點留

梅花嶺

閣部督師開幕府屹爲金陵守門戶羣奸處堂嬉燕雀
諸將爭地鬬豺虎苦心嘔血作調人猶冀殘俱一著衛
可憐運去力不支城破伏尸膏鑕斧亂竹縱橫覓不得
或傳赴水死江滸梅花嶺頭葬招魂遺命空思孝陵土

邵伯埭

謝傅旌麾地民居尚水涯名傳遺愛在湖納衆流皆一岸高千屋千艘列作街湯湯運河水從此泝長淮

高郵道中

甓社湖邊路輕帆剪岸過波濤嫌地少鷗鷺比人多落日千竿網沿隄十里荷尾閭休易泄謂泄水諸壩挈取刷黄河

題露筋祠

女婦媛兮宿中野蚊蝱口衆我則寡寧不畏死攖其鋒所惡有甚於死者吾聞白鳥營營亦知禮柏寝不近齊王體胡爲利觜銛若芒偏向貞女叢痏㾀將毋殺之成其名翻以明嚼當湔洗可憐羣飛聲如雷麾之不去去

復來已拌屍飽烏鳶豕寧假弔有青蠅哀身苟不辱吾事畢嚼膚何惜捐殘骸噫嘻乎世間何限好顏色繡帳羅幃愛甜黑身如蜂蝶貪爲嬉內或螻蟻不屑食獨不見露筋祠湖干颯爽乘雲旗今日試看筋露否明璫翠羽葆威儀

淮陰釣臺

遺蹟長淮一釣臺常令過客此低徊蕭曹內本無君坐雲夢間還謁帝來與噲伍憐魚服因假齊王伏狗烹災千秋此獄難翻案爾作人間弔古哀

胯下誰憐早不羣布衣忽漫得風雲登壇何減隆中對背水寧同灞上軍賤日流離爲一飯時來功業冠三分

英雄也自論遭際敢歎興酸向賣文

天妃宮

綺殿臨河干雄觀得未有拔地起千尺突入霄漢縋黃樓五丈旗頗欲嘶唐磨波光動軒檻雲氣盪戶牖朱扉榜塗銀鋪石砌交如天潢旭日耀晶采出丹粉中有神仙姝莊嚴似瑤母衣飄五銖輕珮綴七寶厚當胸嬌瓔珞充耳瑩璜玖綃薄鮫宮裁珠定龍宮剖靚好無凡心獨處不匹偶侍兒齊楽勞鄉立班左右不作捧心媚自與宿瘤醜得非洛川神或者河伯婦繡幘雲霞飛綃旛鼉蛇紐庭廡則無聲城平淨不垢金檢元夷封秘笈翳威守想見夜半時來朝萬魚鰕地迥神樓靄像兩人省

咎往來日千艘莫不駿奔走乞豈同土龍祭寧具芻狗
膜拜焚栴檀頭搶灑膏卣行廚烹伏雌折俎燔肥牡坎
坎音伐鼓鳥鳥歌擊缶歸鴉飽而去幾點入林藪豈惟
此河干人各奠醑醊逍䠞滄溟上虔奉彌恐後毋當檣
櫓摧槳敉緣呼吼紅燈歷亂來提邪踰卯酉足覘威力
大覃及九垓九不知是何神具此烈不朽相傳林氏女
跨席渡清瀏破遂乘雲旗洪濤勦折撅榮封爰累加章
服覩晃斑斯言雖足徵我意殊不取區區一弱息縱有
拯溺手安能極四遂到處力抖擻詐附天爲帝地媼則
后水陰乃坎之妃號所由投義同風姨風伯箕斗畢
斗辨名斷諸理何必實以求不然曹孝娥投屍江面負

亦有秋胡妻沉河謝伲怔胡爲丱疏封獨玆錫印綬我

乘上水船先過妃牐口一丈延毹水因壹愈欲嘔奔洪

束呂梁急瀑倒艫阜摂柁爭懸流柄鑿詎相受順揺奔

馬尾逆拗怒牛首進寸轉退尺若或掣其肘可憐牽纜

夫絙穿十千搦努出駒服驂斜緶魚貫柳鴈刷一字纖

蟲爪百足从波吒聲最哀邪許氣彌逆其時艄中坐命

比絲一綫身危索緣樯頭量米浙簸方信五石瓠貴過

千金帚踰時始出險鬢髮欲成叟泊舟矙廟下驚魂定

未久聊喜得安枕未敢酹賀酒風濤自玆始行抑鯨鱷

蟉揭來敬牖謁漢毛爲芹非邀福慈筏引攄誠霧瑮扣

一片馬當風肯借予安否

夜宿河堤

聽斷江南鳥夜啼挑燈相對宿河隄波翻寒月中流閃
露壓垂楊兩岸齊短策干誰虛席左長安樂且出門西
偏餘鄉思難成夢數到遙邨報曉雞

宿遷道中

渡河風景異鄉思已如麻熱落枯腸飯糊塗滿面沙邨
居多草屋陸路有蓬車回首江南路茫茫雲樹遮

張子房祠

早師黃石公晚從赤松子斯人莫可見首尾當其狙擊
博浪椎篝火狐鳴尚未起猝發困見佈俠才輕舉猶少
深沉理胡爲後此變化神蟬蛻鴻冥蒸奇詭得非圯橋

進履時書外别有詩傳眘不爲世用乃用世世豈但全身
葅醢裏揖百鎰金一撮土棄萬戸侯一敝屣韓彭𦤎後
吾無猜此特餘智出囊底君看佐漢滅楚秦借他人力
雪己耻一報韓國亡一報韓王死劉季英雄人亦且爲
所使何況四皓輩神仙君直股掌玩之耳我來祠下欽
遺風俊指人才罕其比望古不見空躊躇高雲在空月
在水

微山湖隄晚步

野色青於染春流滑似膏風驅千樹亞浪捲半湖高落
日明鴉背平莎没豕豪翻因觸鄉思髣髴我東臯

守歲

連朝上水船正歎行不疾忽然數尺水平地瞿塘出甃石束作門懸板縋以繂啓閉有定期未可寸步軼遂使千百艘傍岸排一一戢若鴈齒齊編若魚鱗密有帆不得挂檣竿空似櫛可憐好順風束手竟坐失明朝開牐去風又恐未必

牐吏未入流僅隨簿尉肩一朝權在手啓閉得自專偶逢相識人賣情示周旋先放一兩艘特送此一船鄰船不解事意欲隨之前稍稍移檣上早被健卒鞭先生卷書坐戒勿貪爭先吏方以牐豪如握大將權

一兩日一牐一牐四五里可憐坐船客株守愁欲死却看衆水手熟睡正酣美旣免跗生足何取肉消髀等是

一路人中懷具悲喜同牀乃各夢事固有如此

我行本無急隨地可暫留其奈有牐處絕少景色幽茅屋數十家蕭蕭沸粥牀布帘賣燒春亦復當酒樓了無可散步坐歎因山因牐口版微罅涓滴泄細流其下唼水魚戢戢千萬頭身長不盈寸自覩如蛟虬居然江湖樂跳擲隨輕漚因之一笑粲也抵濠濮游

一聲牐版開循序乃可上誰何稱健者拏舟氣跳盪何隙凌前舟前舟那肯讓相持不相下轉自生阻障斯須漕艘來䠶敢與之抗退避仍艤櫂袖手坐相向待其尾尾過上流已減漲牐吏忽封牐又俟明朝放

柁樓戲題

貧客出門但附舟官艙不住住柁樓身雖長不滿七尺
樓高四尺我則修會須盤膝作栖棬未免鞠躬如鉤鉤
跏趺足學老僧結痀瘦軀比丈人摯傴仄疑入輿櫬臥
刺促訶同檻車囚吟詩偶到得意處忽起不覺逢打頭
古人舫齋貯書畫亦有船屋狎鷺鷗綠窗青箬可乘興
茶竈筆牀堪尋幽胡爲我獨困攣曲爲籠中鳥圈中牛
臨風俯仰忽自笑此叆足爲壯士羞世間何限折腰拜
人前儘有低眉求我雖矮簷暫托宿放眼自可淩滄洲
况餘湯和據脊勢兼少范痤騎危愁跳遠便當車四望
憑高更抵閣六犉何須越中行晚飯恰似天上坐春流
樓下官艙貴客住且勿嗤我巢窟謀元龍湖海氣百尺

終在君等頂上游

分水龍王廟

一水分南北中疑有轉輪地應天下脊我亦路岐身長

葉潘從事精心汝老人如何來往客但解祀龍神

舟行絕句

過溢牐門三十六順流方快滑於油誰知河路如弓曲

又遣團團作磨牛

纔得收篷又挂篷轆轤忙煞老艄公清吟不記河流轉

只道朝南暮北風

即景

野田有砂有礫郊屋半草半泥雞如鳥能上樹馬可當

牛駕犂

燒春酒釀棗梨薄夜餅包葱韭炊飯火燃炕頭灌田水

汲井口

單髻女騎驢背其夫欣爲執鞭拾遺兒逐馬尾其父快

於積錢

泊頭鎮即目

曲曲圍墻短短籬黃塵和粉點臙脂春來北路稀花事
人在東風學柳絲枉自數錢工姹女方將乞食到歌姬
河干小泊趁祠觀欲笑阿難被兕時

入都依外舅劉午巖先生館舍時先生客於宮保尹公第

倦羽飄飄得暫投蕭齋燈火話羈愁我來客路誰青眼

公在名場已白頭浩歌何時乘下瀨一壺還仗引中流
旁人不識飢驅出只道從師負笈游
學苦蟲魚手自箋公車會載牘三千病猶作客因貲主
老不趨時讓少年篋裏一經誰就業謁中二頭未成田
憐公已是依人燕我又依公似掬跡

數廷病臥僧寺

旅食愁方劇那堪病日增參苓爐沸火溲溺被凝冰連
日鴉鳴犀殘吏鼠瞰燈老僧催徙寓久已不能興
作文空罵鬼剪紙擬招魂客已催喪具醫誰識病根深
愁孤子絕況有老親存亦自知危篤喃喃囈語昏
病憐渠伏枕來是我同舩命比螢螢倚家猶燕燕望可

憑慚似几相守但聯牀剩有呼號切投筊卜藥方

岣嶁碑歌偕劉穆庵孝廉作

滿堂蝌斗何蜿蜒書然鴻濛洛我前十指欲捫不敢近中有神聖千萬年伊昔昏墊五行汩龍漢餘劫留水厄人命慘墳魚腹楞民居爭結鳥巢窄黃熊九載績弗效聖子起任平成責齋變感夢蒼水使告以宛委貯金簡肅刑白馬啓石函玉字銀編妙尋繹遂乘山欙蹈泥橇分釃洚洞闢鑿隔塗山弗顧子泣呱轇轕并愁婁見嚇亥章泰令繭跟踵支祁就紲鎖骨骼山河兩戒次第清萬古坤輿奠衽席功成勒銘告蕆事岣嶁山尖斲貞石文括山海岳瀆經守拔沮誦倉頡蹟兜稀辭碣不可見

世間無書此最昔開天古篆形模奇難與後人較波磔
想見摩崖作擘窠六丁下照火光赤我聞此碑久失稽
道人偶見旋復迷杜陵所觀已贋本肥而失真爛若犀
昌黎親到猿猱窟千搜萬索無端倪此刻何時出磨洗
使我創睹驚且喜得非鋟石亢逸少或者宋孫貌道子
古來偽物那殫述巫覡步禹紛接趾劉炫歸藏冒殷易
廣微汲冢托周史目無网兩雙明瞳真假誰能定片紙
我重聖德垂寰瀛珍之不啻尺璧鑿洪荒參槮數字外
口不能讀心敢輕盲翁捫籥但取似葉公好龍固爲名
崔融作贊楊慎釋一重公案何必更況茲筆力自奇古
不真亦是好手成貌爲敖郎衣冠氣如閟氏亦傀儡精

君不見七十七字長八尺蛟螭攫拏黿魚擲頑蟲蝕木
蛀眼枯雄雷劈山斧痕裂纍椎欲破渾沌竅鑄鼎直寫
罔兩魄嶧碑獵鼓空爾奇篇斯安有此體格縱輸明堂
琥璜價也比宮縣追蠡迹

分咏都門古蹟得延壽寺

按北狩行錄及燕雲錄析津日記宋徽宗至燕
山寓延壽寺欽宗寓愍忠寺七月中旬鄭后病
欽宗諸妃后俱來問安即今琉璃廠延壽寺也

牟駝岡下去匆匆旄葛會歇此寺中花石綱空成艮嶽
鍾魚界豈是離宮兩河有地更新主四海無家作寓公
遺跡不須悲古剎黃龍北去更途窮

往事無端感靖康但知割地少周防倒瓜疆土媧爲國
眉火君臣燕處堂空有同聲呼少帝絶無一戰作降王
可憐問龔循家法古寺猶傳禮佛香

賀穆庵納妾

君家故事艷逢仙又見燕菁訪洞天人到梅花初月上
春當楊柳未風前較書閣部倫貓帙繡佛燈清學劈箋
笑我三生狂杜牧祭餘禪榻颺茶烟

送敷延歸

纔欣病起又離愁相送那禁淚逆流歸處正當吾故里
來時况與汝同舟情深昧屬如同氣身在微名且緩謀
獨有青衫憔悴客天涯依舊買胡㒖

病軀寧易說歸耕點鬼場邊幾度行莊舄吟聲孤客痛子瞻死信舉家驚君病疏時家中訛傳已死扶裘命托平頭杖煨藥功分折脚鐺今別還愁從夢寐臨岐挑手重分明

赴津門

西笑到長安求官擬唾手豈知一青衿易地成棄帚南庠試北闈令甲所不受間有半途籍遊客借已久入作黌舍生可列鄉射耦爰乘薄笨車路指丁沽口潞堤直於逕津河綠於酒將為假途行先防扞關守詰者嚴誰何求敢告以某營如投秦客變易姓名走孟嘗出函谷夜半作吠狗曹公詐追兵黃馬者在後居然春絮飄着地又生柳誰貪奮飛便終愧詭遁醜古人重始進出處

戒其苛聘書邵公卿移文提朋友伊余獨何爲自避藏
疾數淦泉不暇擇渴來飲一斗跡如鳩占巢倚類雉求
牡旅枕夢醒時何地謝悵悔一笑聊解嘲比例得八九
徐凝江右士赴杭覓乘首名臣范履霜亦以木說取士
窮則躁進此事古來有要當期人偕微管數是垢

津門呈渠東臺運使

也隨土著入膠黌失一兵仍得一兵啓舌換如兒學語
姓名變幾客逃生鵬當北徙食鳳便鵲不南飛羨月明
說與先生應笑絕幾同火廹鄰侯成

客與

京國依人慣謀生倚挺刀布炙爽似鐵名紙敝生毛燈

火蟲聲喞風霜馬骨高冰禁鄉思切此日正持螯

庵主休寧汪公桂指下榻敬呈

六六天都氣鬱麗挺生耆碩道經邦文章一代推燕國
風度千秋繼曲江司馬鑑開書局纂
帝鴻硯贊筆椽扛身當鼎鉉和羹久早晚宣麻下鎖窗
退食歸來雅興長三間新築職思堂（公齋名）杜門客少心如
水謀國年深髩有霜退晚字開千石券等身書擁一爐
衮履綦依舊儒生樣誰識班聯日月勞
東京遊學愧何蕃納屨虛叨國士論求疑早耽儕愈集
出身幸及醉翁門餘鏗蓬發非鐘響鴛譜針留繡線痕
那得對公無感激泮梁視為指遙源

土城懷古

德勝門外土阜本元都故址然土人至今呼為蕭太后土城必有所自按遼聖宗母蕭氏最賢岐溝關之捷益津關長城口及瀛洲之戰澶淵之役皆與聖宗同行此或其駐師地也明英宗陷土木役也先擁之至土城景泰帝使王復趙榮出見亦即此地郊行過此各咏二首

郊圻屹立土門崇遼后曾經此誥戎亦帝敢傷吾子白雌風偏勝大王雄封椿坐困南朝貴歲幣終來內府充千載遺蹤有雙阜猶傳女隊簇妝紅

負扆圖成影未華手攜嗣主戰遼沙不聞宮掖悲人彘

肯使兵塵喪帝邦粉黛三千歌入樂燕雲十六紀傳家

笑他瓊島妝臺女空把才名後代誇（太液池瓊華島舊有金章宗李宸妃妝臺）

鸞輿一狩去無蹤被擄翻來此崇供故國歸如華表鶴

穹廬困作豫且龍伶俜書幣通雙使咫尺宮庭隔萬重

想見此時歸思亟九哥傳語北欽宗

歲是遊觀繡甸時依然烟樹鬱參差（薊門烟樹爲京師八景之一即此地）權歸

介弟身難贖國有新君貨不奇辭闕敢期呼躍入青衣

幸免捧觴悲鶴爾尙徇諸酋意不枉名傳好太師

題上摩詰輞川雪溪小幅

空山雪霽淸無塵琪花瑤蘂明蕭晨樂沙水縮碧溪淺

欲凍未凍猶漣淪虛齋十笏嵌湖餅絙牀綖案位置勻

舍旁翠篠壓殘雪微風戛之玉屑紛悄然如入竹里館
琅玕千个搖爽錯籤題傳是右丞筆自寫輞口物色新
我聞輞川圖徑丈幽景二十俱臨陳贊皇父子妙題識
黃九泰七跋尾親繫茲小幅僅盈尺絹素漫漶眞不眞
細觀石痕小斧劈筆法的是王家敧樹杪雀爪根丁橛
點雪粉斑浮泥銀得非全圖外別寫割取一片欹湖春
宜乎文沈詫蠶贊（石田徵仲俱有跋）重之不異拱璧珍噫嘻乎鬱
輪袍裝俳優隊凝碧池愧益賊臣論品亦只在中下徒
以詩畫妙入神遂令千載稱高逸如愛西子忘其瘢可
知文采亦自不可少有如此畫與此人

送午巖先生南歸

折柳都亭動別愁西風路水正涼秋去偏一路多黄葉來已三回到白頭落榜誰憐老名士還家仍客近諸侯歸仍就升制府附江淮長安回首倩何限遂作人間馬少游

姓名薦牘兩番叨宏博經學凡兩被薦屢躓仍看志未撓宿望豈矜徵辟重清時忍以隱淪高漫同鄰女還分火從此庖丁好善刀書帶草淡窗影綠一編著述倘堪豪

八月十六夜對月

冰輪漸減若爲磨客裏流年感逝波佳節又看今歲去清光還似昨宵多定知吳質眠猶未漸恐姮娥瘦奈何不忍聽他從此缺開軒看到過銀河

新安汪氏雙忠節歌爲汪用明上舍作

新安汪家有軼事一門忠節苛姚託秀才仗策去從軍健婦持門整歸騎（汪殺築裴藏及姪裴裴其）是時粵嶠星北流刷生入參帥府籌蟣蠻書捷磨盾昇號烏弓勁攉旋頭累功備守思恩郡兵燹初經城郭磷燐成游燐作樓櫓叱咤沙蟲練營陣如何反側未盡平鴟張豕突何際生首龍兵陷芳木栅黨猶蠻逼邕管城空吞漫張鼓聲死悲哉兩生同啣齒時來氣吐匆山雲逆去魂歸綠江水匆山雲碧綠江清家有雙發卜鏡聽聲夫欲化武昌石復欠空崩莒國城曾非無波誓身蹈可憐膝下俱弱息忍死須臾事倍難捐軀慷慨非無力深閨夢斷哭刀鋸各撫遺孤茹百艱弌花有血都成碧湘竹無痕不作斑晨炊虀糵

暮豆粥繡佛燈前自課讀酉得忠魂飯一盂啼乾寡母淚千斛嗚呼此事今百年當時倉猝少人傳荒祠莫奏傳芭曲表宅猶遲綽楔錢幸有宗門老孫子日抱遺芬質悖史嫡星殞再輝斗芒虹氣消仍貫日班史來忠節不終淪丹青雕換長鮮新邦僯鼇髻招魂日更有披緇入道人枝葉姿程剃髮爲尼

甌北集卷二終